

文学最

青年结

于怀岸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青年结

于怀岸 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http://www.gwp.com

mailto:zbs@jgpub.com

010-64270201 北京印刷厂印刷

0002

0003

0004

0005

0006

0007

0008

0009

0010

0011

0012

0013

0014 金城出版社

0015 金城出版社

0016 金城出版社

0017 金城出版社

0018 金城出版社

0019 金城出版社

0020 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年结 / 于怀岸著. —北京:金城出版社,

2010.4

ISBN 978 - 7 - 80251 - 350 - 1

I. 青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3710 号

Copyright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青年结

作 者 于怀岸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文字编辑 陈珊珊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251 - 350 - 1

定 价 23.9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: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，爱耐塞？

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，爱耐塞？

——艾特玛托夫

目录

青年结

——上卷 1 中卷 113 下卷 195 附录：文学审读 277 ——

上卷

青年结

1

高考结束的第二天，也就是七月十日，赵大春从县城回到家乡猫庄。

赵大春本想在七月九日，最后一门化学考完，就赶回猫庄的。等他收拾好东西，已到了下午五点钟。他去县城的汽车站转了一圈，没有找到回家的车。猫庄是县里一个边远偏僻小乡的自然村，每天只有一趟中巴车，从县城跑乡里，路过猫庄。中巴车是个体车主，人多的时候，中午十二点从县城回去，人少的时候，就等到下午四五点钟。它从来没个准确的时间。

陪赵大春一同找车的彭平劝他说：“再等一晚吧，明天我们一起回去。”

天正刷刷地下着大雨。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前几天是暴雨，不动雷，天像被戳通了似的，哗哗啦啦地往下泼水。县城的无名河暴涨起来，许多低洼处都进了水，一片汪洋。幸好高考考场设在他们一中内。一中处在一座小山的半坡上，淹不着。地区报上说，许多县的高考考场被淹，县里派船只接送考生。

赵大春说：“找不到车，只好等明天回去。”

彭平说：“这天，他妈的怎么搞了，年年发大水。报上每年都说是百年不遇。”

“我们回学校吧”，赵大春无奈地说，“雨越下越大了。”

雨点打在两人共撑着的一把小伞上，噼噼啪啪响成一片。

赵大春心里有些郁闷。暴雨降落的那些日子里，他一心应付高考，注意力都集中在高考上面了。现在卸下这副担子，他要试着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了。高考完了，他的自我感觉很好。他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分数，应该不会对 630 分以下。他报考的北京理工大学，去年在本地区的录取线是 618 分，录取上应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。他现在要想的，是上大学的费用。他家里穷，这几年盘他和妹妹小芸上学，父母已经咬紧了牙关。前几天，他在学校宿舍楼对面的县教育局门口，看到中考的分数榜，妹妹赵小芸的分数超过了省属中专线一大截。小芸给他说过，填的是省邮电学校。他们兄妹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中专，两笔昂贵的学费不知父母如何去想办法？偏偏这个时候，又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。赵大春料定，猫庄百分之百受灾了，不知家里的烤烟、苞谷、稻子有没有被洪水一卷而走？

趟着街上汹涌的积水，赵大春和彭平往学校里走。这时，共撑一把雨伞的两人都淋湿了。两人神色肃穆，赵大春在想着他的心事，彭平也在盘算他心里的小九九。彭平没考好。他本来成绩就不太好，考语文时，作文又写走题了。看来，连大专线都上不了。他打算下半年再来一中复读一届。彭平倒不像赵大春那样，担心家里的经济状况。他父亲是区办事处干部，每个月有工资，供他读书没什么问题。他现在担心的是，来一中复习，别又是那个脸上无肉的黄一璧，带理科复习班班主任。高三第一学期，由于编座位，彭平跟他打了一架，差点被学校开除。他爹求管文教卫的副县长，给校长说情，才保住了学籍。彭平恨这个脸上无肉做事刮毒的黄一屁（许多学生背底里都这样叫他），黄一屁带复习班的可能性又很大。一中每年都是让高三班主任去带复习班，把复习班的班主任调去带高一，然后再往上带，四年一轮。

赵大春和彭平走到学校大门口，碰到班上文体委员肖燕燕。

肖燕燕站在校门左侧，隔着几顶流动的雨伞，一眼就看到了赵大春，大喊：“赵大春！”

赵大春抬头看到肖燕燕打着一把小红伞，站在学校传达室的屋檐下。肖燕燕喊他的时候把伞斜下来，拿在手里旋，伞上没有水珠抛出来。看来，她在那里已经站很久了。

赵大春诧异地说：“肖燕燕，你还没回家去？”

肖燕燕却说：“一考完，我就到处找你，你到哪去了？”

赵大春说：“我和彭平去找回家的车，有车的话，我就回去。”

肖燕燕武断地说：“你别回去了！”

文体委员肖燕燕是搞体育专业的，省二级运动员。她人长得很漂亮，性格却像个男孩子，做什么事都大大咧咧，风风火火。

赵大春不解地望着肖燕燕，问：“你找我有事？”

“找你帮忙”，肖燕燕一脸愁苦地说，“我家快被水淹了，你去给我搬家吧”。

反正回不了家，赵大春丝毫没有犹豫就应答了下来：“遵命。”

看着一顶伞下的彭平，肖燕燕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彭平也去吧。”

彭平也爽快地说了声：“好咧。”三人就往肖燕燕家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刚歇下来的雨又下大了，打在伞上嘭嘭地响。肖燕燕说：“赵大春，你到我伞底下来。彭平那伞太小，你俩都淋湿了，我的伞大。”

赵大春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早就淋湿了。”

彭平推了赵大春一下，说：“让你去，你就去吧。”

赵大春犹豫着，肖燕燕靠拢过来，不由分说地一把抓住赵大春，把他拉到她的伞下，说：“我有事情要问你。”

赵大春躲进了肖燕燕伞下，他感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馨香向他袭来。他闻出肖燕燕身上喷了香水。他俩同桌的时候，肖燕燕是从不喷香水的。没走几步，赵大春就使劲地打了一串喷嚏。

肖燕燕关心地问：“你冷吗，是不是感冒了？”

赵大春说：“没有。”他想说是你身上香水呛的。他没说出来，脸却红红的。

肖燕燕转过脸问彭平：“你考得怎么样？”

彭平苦着脸说：“没考好，大专线怕都上不了。”

肖燕燕又问赵大春：“你呢，考得好吧。”

赵大春自信地说：“应该是很好的。”

肖燕燕说：“我晓得你会考得很好的。这么说，你可以去北京上大学了。”

赵大春说：“应该没问题。你呢？”

肖燕燕自豪地说：“我也考得很好，我也可能考上北京体育学院。”

看着赵大春认真地看着她，又说：“肯定没问题。我有绝对的把握。”

赵大春也替肖燕燕高兴，却很平静地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肖燕燕停下脚步，望着赵大春，很认真地说：“赵大春，我要谢谢你，是你鼓励我报考北京体育学院的。”她面对着赵大春，脸都快挨到他的脸了。

赵大春不看肖燕燕，他扭过脸说：“我怎么不记得，我什么时候鼓励过你？”

肖燕燕仍说：“是你帮助我考上大学的。没有你，我肯定还得再复一届。”

赵大春说：“我更加记不得，我什么时候帮助过你。”

肖燕燕调皮地说：“赵大春，是不是真记不得了？”赵大春说：“真记不得了。”肖燕燕见赵大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郁郁的，就嘟起小嘴，不高兴地说：“记不得更好，那我就不欠你人情了。”

到了肖燕燕家，才知她家住五楼，并未被水淹，也就不需要搬家。肖燕燕是诓他们来的。肖燕燕笑着解释，她是想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怕他们不肯来，就扯谎了。“同学六年，马上就要散了，也该聚一聚。”肖燕燕深清地说。彭平知道，赵大春和肖燕燕如果都考上北京的大学，还能常在一起，只有他，跟他们再难聚到一起了。肖燕燕告诉赵大春和彭平，她把爸妈都撵出去了，晚上十一点钟之前，不准他们回来。今晚就是他们的天下。

肖燕燕让赵大春和彭平动手择菜，说她亲自掌勺，大家一醉方休。

这晚，三人都喝了酒。临别时，肖燕燕跟赵大春约好一起去北京上学。

七月十日，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，刚刚煞尾，赵大春就坐上回猫庄的车。暴雨止住了，天空依然低沉着，大团大团的黑云在猫庄的树梢和屋顶上，像闲庭信步，缓缓地蠕动着。

中巴车还在山路上盘旋的时候，赵大春就望见了猫庄低矮的天空，和天空下汪在猫庄下坝的一片黄浊浊的湖水。果然不出赵大春所料，洪水还没退去，淹没着猫庄大部分人家的稻田。这时，正是稻子抽穗灌浆的时节。稻子被水一沷，就颗粒无收了。从黄水漫漶上来的位置判断，赵大春知道，他家那几亩上好的水田也没入了其中。他家今年又得损失几千斤粮食了！如果不碰上百年不遇的大暴雨，他家那几亩上好的水田是保得住的。赵大春的眉头慢慢地紧了起来。他感到，他的心口也有些发紧。

彭平一直靠在椅子上打盹。昨晚，在肖燕燕家喝了白酒。他

心情不好，喝得太多，今天精神状态不怎么好，一直昏昏欲睡，睁不开双眼。

赵大春推了一下坐在他身边的彭平，问他：“你晓得吗？”

彭平动了一下，挺了挺身，说：“我晓得什么？”

赵大春指着汪在猫庄的那片黄浊浊的湖水说：“那里面有口天眼（湘西方言，即天坑），水一大起来就消不通，就淹，年年都淹。”

“我原来看猫庄像一个窝坑，四面都是山，现在更像一个湖泊了。”

赵大春朝前望了望，前排有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回头望了他一眼。赵大春突然冲动地对彭平说：“只要把那口天眼打通，猫庄就淹不着了。要是让我当官的话，我一定先打通这个天眼。”

彭平还沉浸在他自己的心事里，在想黄一屁当不当复习班班主任这个重大的问题，敷衍赵大春说：“是吗？”

赵大春情绪有些激动地说：“你晓不晓得，猫庄年年都要损失几十万斤粮食？”

彭平说：“猫庄田大丘，十年九不收。白沙乡三岁娃都晓得念。”

赵大春说：“都是那口天眼害的。如今当官的尽是些饭桶！”

赵大春说话的声音不小，一车厢里的人，没有谁接他的茬，只有一个上年纪的妇女趴在后排的车窗上呕吐，哇哇的，应和着他。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又转过头来，看了赵大春一眼，也没做声，扭过头去，惬意地靠在椅子上，眯起细眼打盹。

彭平认得，那人是乡政府的王乡长。他看到王乡长又歪过了脑壳睡觉，轻声说：“赵大春，你当官还要几年？”

赵大春说：“我现在后悔，我不该报理工大学。我应该报考中国人民大学。”

“我想，我应该当官”。赵大春觉得他的意思表达得不够明

确，又加了这么一句。

“当官自然是好”，彭平说，“我也想当官呀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小官可以造福一方，大官可以造福人类。”

“这是黄一屁的话。”他也加了一句。

赵大春觉察出他的同学和朋友彭平心不在焉。彭平给他说过，他没有考好。他知道，彭平是在担心复习时，又落到黄一屁手里，就把目光又投向猫庄的那一片浑浊的黄水上。中巴车一直开进猫庄，赵大春的双眼就再没有从那片浑浊的黄水上收回来。随着中巴车的颠簸，赵大春的眉头越锁越紧，以至于他的鼻梁上方，结出了一个“川”字型疙瘩。赵大春知道，这场洪水无疑会给他上大学造成很大的麻烦。洪水淹没了他家的稻田，也一定不同程度地冲毁了他家的烟地、包谷和花生。这些稻子、烤烟、包谷和花生，是他和妹妹小芸学费的重要来源。

舍此，他家再无别的经济来源。

2

赵强坐在陈晓康家门口，等他的儿子赵大春回来。他要帮儿子拎被卷、木箱之类的东西。

赵大春曾给他爹赵强说过，一考完，就回来帮他烤烟的。

陈晓康家在公路边上，是猫庄人最集中的地方。他家开了一个小卖部，这里每天都没断过来玩的闲人。这天，陈晓康家门口就聚集着许多人，他们一个个萎几巴巴的。要是往常，若有这么多人，肯定开起了一场牌局。这天没有，村民们带来的都是一张张愁苦无比的脸。他们蹲在一起，唉声叹气，骂老天爷的娘。

赵二毛叫苦着说：“这天他娘的，怎么老是不开晴，我家的包谷，淋在地里收不回来。”

年纪大一些的赵高旺说：“收回来又怎么样，还不是长芽烂掉。”

陈晓康应和着说：“我家的包谷堆在楼上，长半尺多长的芽，全霉了，再不晴，全都得烂掉。”他老婆李冬梅趴在小卖部的柜台上帮腔：“喂猪，猪都不吃，好大一股霉味。”

许多人都说，就是，就是，收不收回来都一样。

赵高旺说：“稻子也一样，没淹的，出穗了，也扬不了花，全是瘪壳。”

“今年都不晓得怎么过。”大家一齐叹气。

陈晓康说：“上面老是说打天眼，老是不见动工。一年拖一年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打？”

“打个鸡巴毛！”赵二毛说，“上面不拨钱，猫庄人自己出不起。”

赵高旺说：“前年倒是拨了两万块钱。我听田云海说，被乡政府卡了，作了乡长专用基金。”

村民们再一次唉声叹气。连续几天几夜的大暴雨，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一点点信念，粉碎得荡然无存了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无非是发泄一下内心的焦躁和不满。

这时，赵强摇摇晃晃地来到陈晓康家门口。聚集在陈晓康家门口所有的村民们都发现，赵强在这几天里，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赵强五十刚出头，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看起来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了。

赵强在陈晓康家小卖部的柜台前蹲下。赵二毛给他让了个板凳，赵强没有去坐。那个凳子空了一阵，赵二毛自己又坐了上去。

村民们仍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。赵强一声不吭，有人问他，他只嗯嗯地应一下。

赵强带来了一张比所有的村民们还要愁苦一百倍的脸。那张

脸，比猫庄上空的天色还要阴霾，看不到一丝晴好的征兆。他蹲在柜台前，一个劲地吸旱烟。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大片的烟雾笼罩着他的头、脸和身子。他被那些烟雾包围了，就像他家的一株稻子似的，被淹没在水里。

猫庄的村民们不知道，赵强的心里汪洋着一湖苦水。他家的小芸上了中专线。小芸说，录取省城的那所邮电学校是稳了的。他的儿子大春早给他说过，填北京的那所理工大学，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。一对儿女给他和他们的娘争脸，这令赵强无比的自豪。这一对儿女的学费，又令他愁眉不展。赵强心里清楚，它们根本还没有着落哩！那可不是千儿八百块钱的小数目，最低也是万儿八千！这些年，他和大春娘盘这一对儿女上学，省吃俭用，只够勉强糊过来，根本就存不下来一个子儿。他上哪儿，一下子去弄这么一笔巨大数目的钱呀？赵强原本指望着田地里还有一些收入，偏偏又来了一场大暴雨。老天真是无眼啊！从暴雨降落那晚起，赵强和大春娘就再也睡不着瞌睡。暴雨淹没了他的稻田，冲毁了他家的烟地，还有包谷、花生，也被洪水冲毁了几成。每个白天和夜晚，他听着屋外哗哗的暴雨声，急得在屋里转圈圈。大春娘比他更着急，动不动就抹眼泪，说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。我家大春和小芸还要不要读书？

除了干着急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。谁也无法让暴雨停下来。

赵强还在一个劲地制造呛人的烟雾。有几个人挪了地方，离他远一点。

陈晓康走出来，问赵强：“大叔，是不是今天大春回来？”

赵强说：“大春回来帮我烤烟。”

赵高旺说：“大春这娃今年考大学了吧？”

赵强说：“他考北京的大学。”

赵二毛和赵高旺同时问：“考上了？”

赵强大声地说：“肯定能考上。大春说他肯定考得上，他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。”

中巴在陈晓康家门口一丈多远的地方停住，赵大春从车上跳下来。

赵强一眼就看见了他家大春，跑过去，帮大春提东西。他把那些被卷、木箱和书捆一件一件地从车顶上大春的手里接过来，放在陈晓康家阶沿上。

父子俩来到屋檐下，赵强问大春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赵大春说：“肯定上得了线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赵强一连说了几声，“你们都给老子争脸，老子这把老骨头累死了也值！”

聚集在陈晓康家门口的大多数猫庄村民们，都听到了赵强这句话。赵强当时因为激动，声音很大。大家都被赵强的这句话感染了。他们心里都在为赵强洋溢出来的自豪，由衷地替他高兴和骄傲。大家明白，这意味着猫庄将出第一个大学生了，而且是北京的名牌大学。猫庄这些年来还未出一个大学生。这不是说猫庄的孩子们不聪明，不上进。譬如，陈晓康就是上大学的料子。主要是猫庄太穷，没有人坚持得住，在贫穷的煎熬中把儿女盘上大学。大学的苗子，在半途就夭折了。

赵大春望着赵强，说：“爹，你的腰又弓了许多。”

赵强嘿嘿地笑。

赵大春心酸地说：“爹，你又老了许多，头发白了不少了。”

赵强说：“你和小芸能考上学，爹心里高兴，只会年轻。”

赵强拎着儿子的木箱和一捆书先回去了。赵大春给他爹赵强说，他在陈晓康家还歇一会儿。赵强走后，赵大春给陈晓康和赵二毛说，他有点晕车。他到陈晓康家里喝了一瓢水，出来说，他从来不晕车的，不晓得今天怎么搞的。